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張 文 忠 公 全 集

(四)

張 居 正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張文忠公全集

(四)

張居正撰

國學基本叢書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六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疏。言殘蠻未靖。不知其意所出。大勦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在從容綏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豐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答藩伯吳小江

頃者主上特發淵衷。舉行曠典。而公以卓行清望。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矣。幸甚。今賴天地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天語丁寧。亦以愛養百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聞讜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儕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論三件。領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斂手屏跡耳。此輩如毒藥猛虎。誠不宜輕用。敵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瀾。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深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明旨。督責甚嚴。幸一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巡撫郭華溪

得報。知懷遠已定。旁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興。賴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內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淺難行。頗悔爲張僉憲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計算久遠。果便于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計部覆行。張齊賢云。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頃墩軍襲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卽梟首。以洩屬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爲將者。鼓一鳴。卽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卽見利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

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聞平日馭軍甚嚴。今安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上意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辱示小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荆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權稅者。該部皆執不肯允。況先年議有廢府州課銀。近日兩院又奏留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賜第。不知者得毋謂公欲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卽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飢寒。老親高年。子弟鴛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泊廣中。向僕固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亡之矣。閩帥旣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貺。去人竟未索書。謹謝賤日有惠。概不敢當。輒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然廣中士夫亦有不悅者。頃曾面奏主上。專任而責。

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追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卻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鬚鬢，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之身，剎那移易，遷變人鳥，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乂安，四夷嚮風，實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寡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宏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作記，俟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之爲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爲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勦之功。又恐難必然。賊覘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盪定。姑縷縷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爲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揆之二議。方爲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略可見。彼之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覩。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議戰。良有爲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養廉地土事。已喻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頃疏至。處之甚優。爲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回。不勝於邑。竊謂古人居官。有解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石畫妙算。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國家盡忠任事者。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爲然。且獎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違衆而不顧者。亦恃主上之見。

信耳。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去者，爲不獲于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復以爲言。了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諧，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驥足。決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鳳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須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獲，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若爾，公卽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算也。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歸籍，此卽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敬仰。所示善後諸款，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人旋先此附復，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橫。近來湖廣江西，已屢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鑒。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者，幸惟留意。

答方金湖

聞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之。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尙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邱昌原

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廢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勢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推鄭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院

近督撫方公亦報土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薊人之虛誑。蓋因渠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遂吠影虛傳。以邀賞耳。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薊人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爲安靖。所求鐵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所壞抵換。蓋以塞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書。亟稱公之忠猷。冠於三鎮。誠爲確論。鄙悰不勝幸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

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懋修曰。如此言語。急公而招怨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任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輒行奏報。爲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僞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頃僕聞薊報。卽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冷著。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

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稱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牆擺守京師亦爲之戒嚴廟堂皇皇卽議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興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笑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見罷費以數十萬計頃東報杳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笑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斬解任想未見近旨也主上屬託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鯨鯢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卽爲公處決不久淹南溟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內爲急二賊相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頒豈敢終拒況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違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子弟毋敢輕受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概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輒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藉于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奇特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國之堂

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與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頽首而服從也。今西虜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二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卻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求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賊衆潰墻而入。則亦勿遽爲倉皇。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卽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捨。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旣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惰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旣倍。土蘇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今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略。可當此事否。聞白允中有才略。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笑。謾以奉聞。竚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貴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冲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己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君德。出理庶務。咸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在北時所親見也。奈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卽如太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主上面相商榷。親奉御筆點用。僕卽叩頭賀曰。皇上聖明。不遺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圖報乎。第以渠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羣起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老成人。幡幡良士。膂力旣愆。我尙多有之。宓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幼主當陽。而朝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奈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內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卽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國家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諫。闕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羣虎捕羊。殊可笑也。乃致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嚴旨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君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也。聞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幸明語諸君。今朝廷清宴。中外乂安。倖門瑾塞。百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

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主上幼沖。本無差失。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挑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冰炭。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跋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住勘。冀獲實也。主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鎮。必仗雄才。辱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慰。頃巡按所報賓免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丙免。寄居西海者。乃丙免。非賓免也。頃已傳諭俺酋。令其嚴加戒飭。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朝廷。而非由於要素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朝廷以邊鎮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薊遼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川言。甘肅求市者。乃俺酋之少子丙兔。寄居西海。非賓免也。夫甘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子。執闡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君。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俺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綏懷出於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密語順義。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頗有積穀。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帑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辱華翰。領悉。泰東客死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傅后川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之區。皆爲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穀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己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納吾接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

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卻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於己乎。且擣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尙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參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稅事。公所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鹽。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往來。亦可以彈壓。獠人通蒼梧之氣脈。誠百世之利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旣克復。遂欲窺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徇者也。衆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乘吾兵威。分北而散。遣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旣戀其故土。又曾許以撫懷。乃一旦欲別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懷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畏威懷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說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徇人言。坐墮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當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捏危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懷二心以事君。非忠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勘覆。久稽論報。茲榮晉樞卿。薄言酬錄。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警。似非其時。且越惠潮而犯嶺西。亦非其地。恐別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川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示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據公所言。皆爲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遙堤又不必築。開泃口。則恐工鉅之難。疏草灣。又慮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爲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幸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爲制馭之術耳。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卽欲斬以報功。僕聞卽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卽赦而弗誅。照舊撫

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爲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賞。視昔不同。皆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卽給賞。而邊吏只畏怯。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釁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救寧。公之功。可能也。驅見在之兵。當率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廩賚之典。尙未足酬。簡在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薊鎮虜情。淵哉其言之也。已卽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參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部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栖。繡飛固自有日也。難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棄灞亭。一則抑鬱而死。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二將奉託。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也。今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鄙望。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七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當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領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慎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別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己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復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粵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參吳道南

辱教款虜錄紀獎借過實且感且媿別楮二將事鄙懷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願益務以善養

人爲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齷齪疑慮。若無地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痾而不可療者。實陳周二子爲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覈之石。投之以經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其太甚。而無至於踈鑿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尙宜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爲怨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不擱瘞。則浸疾。然剃頭擱瘞。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爲橫議。欲以搖撼國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不得不一創之。今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無爲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耳。史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衷二子爲之。頃者邵君止據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王亦不知爲贗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有楮筆可據。即可藉手以爲解脫之地。況其人已死。比之見在盜公帑爲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寬以處之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年。賴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略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節士之概。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上。或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英主御極。名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者不

以此時取旅常鐘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談者之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瞻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弟以菲薄。迴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闈念切。特假一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侑束。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泃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飭戎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鷂之逐鳥雀。又何畏焉。況今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舉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概不敢當。統惟鑒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識或不逮。亦有呆衷撒姦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戚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而面奏。寢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

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句引之姦。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勦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沈毅有遠慮。賊不足患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爲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偉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俟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哉。慰甚。彼前鋒旣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卽日奉翰教讀之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扈。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卽建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夷虜。已奏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孤子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懌竟日。非喜其說之同己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恐忌者遂側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

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近聞有瞽目愚術人。在邊溷擾。訪有指稱假託者。幸卽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毅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沈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羣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羣議。遂輕用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惋。大抵西之番族。廣之獠獍。事體略同。狐鼠鼯黽。潛伏叵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圖利。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不教之兵。深入險阻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石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嚴旨責成人。言旁指。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蒙密。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成熟番。發其陰私。誘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制

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薶而獸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土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否。漫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以菲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天地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己意爲輕重哉。

答少參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峒峽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鐘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寢。幸卽戒途。以需簡畀。

答石麓李相公

件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弟自受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主德日明。宮府清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黠肆干紀者。成就誅夷。仰惟宗社闡靈。孚佑聖主。而弟以淺薄。

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幸焉。顧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薦。深用媿歎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侑束。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穀。果不出閩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卽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死賊圍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決矣。傾耳以俟捷音。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黠黝狐狽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笑。該科亦有劾疏。通俟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別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暫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公視鄙心。何如哉。大疏旣不獲請。簡書有嚴。幸端發仙舟。以副輿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喻。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驚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卽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以爲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徇國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尤爲難得。今卽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泃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與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旣開。糧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卽面奏於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泃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揆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盡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主上年雖沖幼。已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則以吏治欠覈。而執權撓法之豪。詭御竊轡之姦。鯁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嚙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嚙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亦自不妨也。嚙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未能盡拔根株。俟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沕口。未遑論也。今沕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主上虛已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尙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卽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眞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賚。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于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怨。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臥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歎服。綿紙旣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遙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場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賓兔壟斷之心。去我邊太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蕪創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尙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祇領餘不敢當。輒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幾成而罷。今幸劉徐二公發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

爲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圖艱。固有時也。所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幣。既不中格。謹領入。聞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斂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參議。詳其語意。似非至公。而銓部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駁之也。繼得華翰及鄭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宜與昭雪。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已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齊魯之人。甚不樂與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國者。熟圖之。近來朝廷之上。事精數。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遠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違。蔽賢之罪。終不可追也。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反感慕稱頌。蓋至誠未有不動者。遼左頃復報大捷。雖斬

減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邊人之憤。而寒旃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屢辱翰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鳳賊似不在其中。斃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諜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想已有的耗。傾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閩中屢報鳳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幸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旣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旣已奏聞。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熟圖之。昨部覈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謁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懷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幸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宮府清晏。方內乂安。此九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在林里。未忘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圖差歸省。便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侑束。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願失者。公是也。公昔在鄖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竅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卽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奈其竿牘煩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願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博蒐賢雋。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別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眞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竅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旣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特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卽屬本兵。爲之區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國家豈無尺寸效。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廕。

獨守舊官。每一蒙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見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冒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據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北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尙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師夾勦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勦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蘄鎮巡撫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密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敘。願僕于此不敢冒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參李冀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審機故也。蘭州倉場積弊。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姦商相通。冒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隨卽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旣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傅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卻不已。愈至愈厚。豈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間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疏濬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明主方勵精圖治。詢事考成。豈宜以未定之議。嘗試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乘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塗橫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爲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滯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憚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圖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於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勳。榮晉一秩。未足爲酬。尙當有崇擢焉。辱示諸款。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昨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閒。積餘必多。用以糴穀備賑。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旣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辨。一二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卽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爲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罪勉從之。今奉教。信爲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閣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爲重。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郅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相待也。

答閩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況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勸議。幸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尙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諗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顯蒙之見。竊以爲既受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閒。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卽欲引決乞骸。以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尙未克酬。故復覲顏就列。屯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卽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

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剗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污。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風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噴。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

知己。今海內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尙當刮目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澈。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礙衆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勦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誘難於後人。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臥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旨。蓋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害而不救。故以此默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己。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公之

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其熙帝載之意。故略述其概。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勦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參。科中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卽欲取此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勦功疏尙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密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用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尙有否。卽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馮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卽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撫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己之心。故耳。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疏請。後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真。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真。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僕嘗以我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頃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疎昨蒙加意賑恤頓回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橫恩溢澤亦不過徼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涵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款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密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其枉每與太宰公評隲海內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爲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及時建立用展素蓄乃猶盤桓引卻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恐不得遂幸遄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概不敢當謹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盜贓已獲可從寬處不意主上覽疏中縛王劫印語赫然震怒而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上意以部覆撫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蓋主上恆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道而以隱匿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求平江遺蹟爲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盜劫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臟已獲大半公亦參論無隱自當請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速爲詰捕盜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而僕不以爲慮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已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況冤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盼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外雖鋪設可觀內卻空疏無實此言切中時弊蓋不獨江防爲爾然昨江西浙江二事明旨森然此後卽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不肯再更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頃想全愈曾司馬近亦小恙已痊小魯乃翁訃音至矣允兒頃歸一役

一馬皆自行願情。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真。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釁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要當請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卽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著。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通。攜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爲市。故宣府之馬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罷敝。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閩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爲急。必斥堠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尙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做之。聞那吉恰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脈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參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爲之昭雪。乃是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旨駁議。又思於該部體面。大有所損。不得已。黽勉從之。然僕心知張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但求是非之枉。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朝廷之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爲意。況朝廷又自有公論哉。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勅。宜令人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晴川

庸將輕率寡謀。損威辱國。死不足惜。但古北口要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儒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人致死。未必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屬可憂。轉盼秋防。僕寢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會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處王杲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人。以申軍令。薊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此。

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狃於治安。不加戒備。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之。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南臺試職。奉教卽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職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考選實授。祇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爲何物。而反以吏爲師。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失矣。近奉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卽以實舉行。甚稱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爲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平素究心於此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矯翰矣。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旣新奉明例。似宜一體舉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閱邊部文川言戰守功闕

承別楮所評隲。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捉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且然。況邊境乎。薊帥昨蒙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鶻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卻虜之勞。實於功名。

未損。以此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尙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卽常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與本鎮地方抽換。不然。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事體。其說甚長。統俟而悉。

答總督楊晴川計處屬夷

辱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庶其有儆乎。屬夷原謀。止欲爲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嬖只之說。未可盡信。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嬖只以絕其援。盡革諸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炒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嬖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

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旣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旣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旣多。在虜已久。許令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常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言有神術。咒人人輒死。喝城城卽崩。俺答信之。令人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旣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朝廷亦將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朝廷必鑒王之誠款。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卽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卽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

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攘。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諭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宣大巡按有書言擺腰入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酋遲延不肯就市。其意蓋謂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索叛事似爲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回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崔毋言得見其全。況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卽爲動搖。譬之低基。隨敵嚮往。應手卽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將謂彼中尙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搜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第以此項專供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鈔布者。若梓傳四方。未免掩主德而炫己長。非入告出順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也。翁昔以家國見託。今思昔所許者。尙未能力踐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鑒愚悃。早爲停寢。僕此意發自丹慄。絕無矯僞。若舍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峒峽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迴翔遵養焉。辱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概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嬖只爲婚。昨遂嫁言爲盜者。嬖只也。此薊人欲爲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當事者言初報爲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朝廷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鄰。然僕料此事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說青黃諸酋。勿與惡人爲黨。啗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薊人緩圖。公幸留意。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聞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虞。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爲細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爲廖舉人僕者。及呼廖舉人

而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爲姦細。恐因此遂生釁端也。

答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密。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寶慶生員毆死職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敍。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妨。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於要職。貢市逮於卑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帥賄李之說。前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被劾時。僕卽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譚卽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倉卒之間。卽以名應。似非有夙諾者。況旣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徇於白乎。云云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

職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姦細之事誠如尊教近所獲者皆未必真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勦之。庶可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部謾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若果不相應。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未盡知。宜查近年旨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逋疏海口

頃蠲豁舊逋。乃發自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居。繫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俟元圭旣告之日。仍當有殊錫焉。派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丈有不平之鳴也。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旨。惡人欺隱。故一有所聞。卽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頃王少方有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蓋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人謀耳。要之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重予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參。僕欲大用之。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馘其渠魁。赦其脅從。理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獸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會果真心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強示弱之言是也。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貢告成。邊圉寧謐。雖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經綸之略。安攘之勳。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瀆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酬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寧使功浮於食。況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久不忘。尙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旣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能復還。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論強弱。讎隙一搆。報復不已。王台旣被襲。虜讎恨必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真情可得。而我之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繕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疏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參劾將官蓋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卽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無益顧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旣箠而復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決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已抵貴竹慰甚所示安會事具見高識遠猷朝廷可道南顧之憂矣追念安會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構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勦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效也夫七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畫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姦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久長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姦徒

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概行會勘。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卽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敵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關中錄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春首之事。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嗾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單。其說尤多。大抵皆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笏。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執事肯從我乎。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九

答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卽有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答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外面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付。若如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決囚之事。可鑒也。條編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大疏爲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朝廷。而獨以私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業乃昌。僕今不難破家沈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己。敢布區區。懇修謹按。書語殊冗。講取怪。乃

先父及禍。李公方爲正卿。乘用不隨人詆誹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眞君子哉。

答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聞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父。公雖不自以爲功。孰得而掩之哉。寶應堤工。便可次第修舉。元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頃丹陽淺阻。當事諸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毖後。預爲先事之圖可也。昨見攢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飭。庶幾小康。惟河漕恆往來于懷。而今之時。肯爲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望于公也。

答河道潘巡撫

辱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補。伏奉聖慈。特允免追。蓋上之至仁也。

答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妄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比辱華翰。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爲。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窘于國用之繁。而虧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卽使國用果繁。爲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剋上剝下。以厚自奉。可勝歎乎。願積習沈痼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怠。裹糧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爲國家振久頽之習。建百世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答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頃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躓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頓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鼎鉉。其勢爲易。則僕之所以忠于爲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摧抑浮枉。則年來廟堂之舉動。公旣聞之矣。又何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妨一一垂示。

答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厚熟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且官無私弊。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受之基。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答總憲張峒崕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艱鉅之託也。乃竟不得如願。令人悵恨久之。干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託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太君卹典。已屬所司。如例請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堯舜在上。翕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類。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奠敬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几。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賦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歎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答翰林王宏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陪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而致之青雲久矣。豈令公抱沈痛于衡門哉。辱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翁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答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卽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略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卹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己。幾欲去其籍。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懲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足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宜善遇之。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啓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陳其概。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今大事。皆僕面奉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答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尙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慎防之。人嘗笑南兵無用。徒糜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隊自息。而虜亦寢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于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答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別緒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解脫也。今春南說之興。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況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于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

成幸姑已之。

答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疏。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尙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洵洵。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警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僨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陸用。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會作孽。已卽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會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況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卽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是也。順者撫。逆者勦。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勦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賠償。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插。未了之案。可完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會司馬深加歎服。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剴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停妥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懋勳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

論故近擬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旣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順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興泰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旣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汎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爲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爲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卽疏聞。此旣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來方內乂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旣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寶應湖工。亦宜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卽日釋去重負。而李君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矣。卽如教屬銓部。暫留在任。不妨他日續選。且前題奉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遇行取之日。超等選授。科卽授左右給事中。道卽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子果著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諭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恩疏。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弔唁。歉甚。茲辱示大疏。卽屬所司覆允。視彝典有加焉。蓋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所自如此。弟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之。仙几承以老伯隧碑見委。弟雖不文。素辱同氣之愛。敢不敬承。但嘉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俟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元疾甚。已成痿痺。可歎。明年主上大婚。弟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感。宇宙茫茫。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爲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來於懷。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之欣豔貢市。其情近真。但爲國家長慮。未可許之。公所以應之者。甚爲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兵疲力寡。不可不亟爲之慮也。公有良策。不妨披吐以聞。當別有指揮。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旣感吾放麕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

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蕩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鉤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寔安鳩毒。將發于不虞。盍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概。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嵩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昨所聞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蓋欲公知天下公論。未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媿。關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嚙。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旣從故

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背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里之淺澗有防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由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妨但僕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輒以病去不能無託避之嫌今旣以楊代須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旣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姦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剗刃于上以毒其讎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

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藩伯曾陽柏

不穀猥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今賴天之靈。祖宗之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實主上聖明國家之福也。不穀何功之有焉。頃辱華翰。獎許過情。援引經義。證以古哲。皆非譴劣所能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沈毅秀雅。而文他日必爲國家柱石。不穀於國無所裨補。惟思推轂英雋。以共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拔舉。可託之久要。如確菴者。一人而已。旣以自慶。亦以爲公慶。豚兒寡學。濫竊科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貺。感戢莫喻。茲因鱗便。用伸積懷。別具侑束。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卻。蓋縉紳大夫。仰翁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說之不已也。慰仰慰仰。二南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簡求。他日必有膺椒塗之選者。大疏至。卽屬所司。整備奉迓矣。人去草草附候。

答蘄鎮巡撫楊晴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疏中。以未定之說。爲廟授之算。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

奇之道。疾如脫兔。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鎮之人。趨前那後。接踵而移。此漕舟挨幫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算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凝齋以任事致謗。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道。孰肯爲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劉一人之感。將以持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其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仰慰仰。

答河漕傅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亦宜各陳。以俟宸斷。不宜默默而已。國之大事。不妨公議。事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實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讒慝盈朝。僕雖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于是恆以爲歉。茲幸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興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睦文武。謐寧邊圉。共襄安攘之業耳。簡命渙頒。輿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

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絕跡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搨瘞。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搨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承領。已卽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榮代。不審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當。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旣開。練湖亦有次第。甚慰懸切。但聞下圖田莊。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巋然獨存。人以爲法未盡行也。吳歛相閔。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喻司徒。以此事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之。恐衆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感。然關係地方大故。或至猖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

有司委曲善處。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拙稿。隨時私刻。留傳後人耳。偶以一册寄之陽山。不意渠遂鈇梓。今望公勿多傳。蓋其中密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徽州絲絹事。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由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脇朝廷。非所以佐天子振紀綱而齊海內也。且以北虜之強。南夷之獷。朝廷折筮而制之。皆反手繫頸。繫致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卽以璧諸來使。謹以原帖納上。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蒙見諒。後若再及。不敢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便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翰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振之。士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飭。庶幾丕變。至注厝所宜。不外乎華翰遵勅諭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古。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蓋爲下之禮宜爾也。今世

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過。而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爲高。動循衰世苟且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爲下不倍哉。惡在其爲遵孔氏也。不穀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以鼓駑鈍。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爲今之教士。與士之爲學。皆如不穀之所以事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閩撫龐惺菴

辱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剩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催併。則公庾安得贏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疏縱爲德。及罹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爲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尙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勢而導之。

答戶部王疏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國。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

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得已。暫遂高懷。別後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壽。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世乎。倘翻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名。猥辱遣賀。彌用爲愧。厚賜概不敢當。輒附使歸璧。草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蒞事之初。未遑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筭內樞。植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車。輒煩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情。惟有銘感。此後但俯垂存念。卽是惠及蓬廬。不煩惠禮。致累清德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彼蓋猶恐吾之有變。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黽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蒙糜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中畏土蠻。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河道吳自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歎哀

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導江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本城。真萬全之策。寶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選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則其意尙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象糜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飑疾。以驕惰不習之兵。當瓦刺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國。東畏察罕。力分而勢渙。強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今既以書勸止之。以見公相爲之意。此後但宜任其去留。不必固止。彼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不穀素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護。獎率。然以爲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確菴公。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凌洋山計羅旁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彼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塵者衆。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緒。疇埃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僞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

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鄰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板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償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凝齋

向奉書云：恃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僉事，昨羅大參來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會有兵百萬，戰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內治，飭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躡登上第，則出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尙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顯擬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遙望此期，以日爲歲，奈何！太君之壽祉茂臻，我公朝夕歡養，誠人間希覲之事。其視僕等，媿歉無地矣。簡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高年，內人又不知禮節，尙有不備，惟冀垂念夙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罹排陷。至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閣留昭蘇。驂驅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胥慶。在僕素心。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顧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獨見公之督學浙中。秉公執憲。屹然不搖。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隘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其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以爲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

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尙謂能學孔矣乎。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爲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兔魚未獲無舍筌蹄。家常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爲謗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慨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旣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旣已附屬猶足爲我外藩若使瓦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爲簡當彼卽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興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總憲高鳳翥

不孝積愆累釁遘此閔凶疊辱弔唁不勝哀感。比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主

上雖自爲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歉矣。嬰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不達皇上所以懇切勉留之意。又不白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致上干天怒。赫然震撼。傷動聖心。虧損國體。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神俱瘁。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雖未得細讀。然略觀其措畫。皆經綸大著數也。幸卽疏聞。卽時整理。乃爲有濟。

答太宰王疏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苦塊間。荒迷未及奉書。想垂原亮。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上心。故疏上卽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爲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公之至。願遄發征麾。以慰鄙望。

答藩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弔唁勤惓。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貺奠。極荷至情。但孤自召見視事之後。卽閉門守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弔。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卻。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錄奠章佳稿。先寄回。宣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銜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叱名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踵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遘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謝謝。維揚蠲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計曹題。

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元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茫昧。民之飢溺，自當拯援。雖微星變，寧忍坐視。古之聖王，遇災而警，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牽合事應，過爲驚惶，以致搖衆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爲酬。俺酋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雖經貴鎮諒無勞擾，望公戒約邊吏，謹守汛地，以禮處之。如遇有涵索，卽以孤意喻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蓋彼數年在宣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卽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餒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蓄銳示威，倘不量彼己，逞于一決，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暇，益修守備，以待彼之變。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言旣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況昨承恩眷，特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主，孤不敢也。至于

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也。徒念薊門重鎮。撫臺要職。辱與公爲知己。故以仰託。冀有疏附後先之助耳。公第綏和將士。保固疆圉。卽所以酬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非所敢望也。再違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爲疎外于左右。故敢直吐衷懷如此。語率無次。萬望矜原。其節間所惠。亦俱附璧來使。統希查照。

答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者措畫有方。乃可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禍政府。諸公亦皆懼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薊者。實賴守險之力。若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爲備。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釁。遭茲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奠。無任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抱惓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顧翁謝政歸侍數年。養生送終。兩俱無憾。弟一別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沒不得視含焉。乃又爲時所羈縻。不得一申憑棺之情。抱恨終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遇之尤舛。情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

頃已面懇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顯裁。統希鑒亮。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一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效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爲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嫌蒙謗。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爲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隳於垂成。此豈廟堂不爲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必期成。至於力排衆議。居中握算。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辱示練湖開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願明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己旣忘。

家徇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皆已次第覆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明主何嘗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

答蘄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真不覺屐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聖恩。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承天語處分者。所謂戰勝於朝廷也。至於閣臣。前已奉旨。不得敘功。幸免齒及。

答凌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已概卻。然於一二相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君父非常之恩。艱鉅之託。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天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赤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圖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庶於鄙心乃安耳。蓋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人不以爲非。諸葛孔明。言臣死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肖。竊願爲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餽。以自潤。上欺其主。內欺其心。孤不敢爲也。辱在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爲羣黨構陷。誠爲誣枉。昨已致書兩院。爲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

雪沈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阻也。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累釁。遭茲閔凶。遠辱慰言勤惓。無任哀感。又承遣奠。敝廬尤切銜戢。但四方相知往弔者。俱已辭卻。雖諸公子。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旨停罷織造。實出聖母皇上軫念小民至恩。孤面奉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年已派上緊完解。則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擬候大禮告成。卽疏請歸葬矣。頃承翰賁。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別具奏稿一冊。有近奉聖諭。謹附一覽。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君恩深重。寧敢亢違。到家事完。卽星言赴闕矣。薊事已悉託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卽力爲辯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愫。虛心商榷而行。勿定執己見。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閒氣。南北軍情。務須調適。法行一概。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爲細事。務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爲我外藩可也。邊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上諭。凡機密重務。許以不時奏聞。闔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烏銃箭手。矯健者用五、六人。鍵

佩不必相隨矣。往迴途中亦不差人迎送。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別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夙駕。馳驚風塵。然心以得歸爲快。殊不知勞。唯犬馬瞻戀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卽日會會湖親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愜闊懷。但匆匆遂別。終未罄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敝廬。盛使回草草附此。以報嚮往。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茲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遙望清光。益深懸仰。荷辱睿情。差官遠迓。兼賜珍貺。感戢之衷。言不能悉。念孤此行。銜哀奔赴。一切奠餽。毫不敢受。以睿情深重。又不敢例辭。謹拜珍食嘉菓。餘輒璧諸使者。匆匆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旣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准備。我偏師一出。卽望風奔潰。駢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廕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廕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

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搃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廢。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溫綸。謬獎。亦豈不欲掠此勳閥。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無可疑。則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一喙哉。統惟鑒裁。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瑤泉四相公

比者。蒙恩賜假。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烏烏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如初願。行時辱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遣奠優渥。存歿均被銜結。未伸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游子歸來。鬱懷頓解。強起加餐。然欲如嚴旨。以五月中旬。扶輿趨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臺重。於面對時。曲爲一請。庶獲鄙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鑒亮。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恩賜假歸葬。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敝里。十六日。奉先人柩歸窆。幸克襄事。仰賴鼎力維持。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鬱懷頓解。強起加餐。卽欲遵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得已。再乞寬假。俟秋涼同發。仰賴台重。於聖母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俞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一心奉公。死無憾矣。賈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答松谷陳相公

去歲長公至。辱翰貺。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苦拂鬱。未能修謝。比得請歸葬。抵舍。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匪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罹大故。求歸未得。含荼茹毒。蒙垢忍辱。鬚髮皤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逭焉。前於文華辭別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囑。將母速來。今亦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遠涉。不得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命。留老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惓惓。使旋草草附謝。并告嚮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慈奉翰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譚見謾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已。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旨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先後奉華翰四函。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曾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每有戒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卽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傳示之。無足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闕下。仰荷主上隆禮殊恩。捐糜不足言報。忝在知己。輒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事。具

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親驗。毋容姦徒攬解侵漁。則弊孔自除。況近日內庫諸闔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省十之三。姦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匆。未及廣詢。且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乃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堤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堤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淮口。天妃閘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傅后川在河上。與吳白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傅議而非吳言。然天下之事。唯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適望留神。以便措畫。

答憲長林碧潭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捧讀再四。敬服經濟宏猷。崔鎮驟塞。他日必有二水交鬪之患。卽高堰雖築。恐亦不久。昨已密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唯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答憲使張周田

蘇松要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幸卽赴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清時。惟懋樹勳庸。以需大畀。實所望也。

答潘印川

前奉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埃潦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埃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以歸咎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不知當軸者之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於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劫有間。但隱匿不報。則違近日明旨。其罪有難辭者。安大參剛毅廉正。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巡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但係該道信地。恐難道責。唯參語宜從輕耳。承詢及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常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亦屬虛妄。月初青酋尙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俺答。衆疑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諳習。昨聞薊衆即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此等事大有關係。著數須是寬鬆。乃有轉身地太緊。則難於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長昂事。前奉書未至。適蒙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部仰給於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頃所以能惑之者。以彼近於宣府。雜在青酋部中。市馬獲厚利。頗爲饜飽。必誑其衆曰。貢馬一也。何爲東西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貢。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待土蠻青酋糾衆入犯。我等爲之嚮導。縱是薊鎮絕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馬。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必出于此。以爲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部久糜豢養。今雖暫爲所劫。終亦不能背爲公計者。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言爲逆者。獨彼二人。汝等素受國恩。豈可一旦從彼作歹。自失厚利。今朝廷聞汝等不貢。將絕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人。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即便縛來。薊鎮連年築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土蠻殺得。

七殘八敗。況我薊鎮。雄兵有三十萬。車騎連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卻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勅書。盡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聞此言。未有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酋。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之。無難也。若二酋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不死。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頗涉張皇。故擬旨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答棘卿劉小魯言止剏山勝事

不肖孤還朝後。三奉翰教。厚情繾綣。中心藏之。老母舟行。仗庇粗安。已過洪入閩。計九月初可到矣。辱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爲他日歸來。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即便得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間。何至買山結廬。爲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媿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構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剏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煩爲謝胡令。亟爲停止。庶於鄙心爲安也。承教直吐其愚。幸惟垂諒。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厚意。所寄錦帳。祇領。用爲母壽。餘輒壁諸來使。再此申謝。外寄督府梁公書稿奉覽。以便審畫。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內相知。無不爲孤痛惻者。自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爲必相忘矣。茲奉手書。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晉人結恨甚深。而蒲州相公。乃獨鑒獎。謂公臨別時。曾投書與之。具

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卽忘世。宜乘時鵠起。以懋建勳庸。奏對稿略載近事。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卽對言。若所劾果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卽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前承疏揭。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部務叢集。未能排擊。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聞關中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鷲。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爲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區區又有蔽賢之咎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虜酋西行。堅守約束。西鎮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託

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命此會歸後西鎮安枕無事矣。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驗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期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卻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託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勞苦旣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朝貢本當絕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卽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答司空雷古和敍知己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英主御極。正宜簡求耆碩。共佐昇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頽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輒自以親承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墮。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況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兩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爲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答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屠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爲不善。公承其後。補苴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干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飭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垂問。深荷雅情。別楮云云。深合鄙意。蓋忠臣雖在遐遠。不忘惓惓之義也。敬服敬服。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早。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囑

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攜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苙。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聖主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兩宮聖母。慰問勤倦。賜賚優渥。夫士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況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辱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概不敢領。輒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末。附塵覽。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心切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獎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誼不得不棄家以爲國。忘身而徇主。悠悠之談。豈遑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特在知己。敢一吐其愚。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陳總兵。忽饋我以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遺老母爲辭。不忍麾拒。但婉辭以卻之。未與回答。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今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也。人旋草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贖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卽謝卻。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意固不爲不厚。然以爲國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卽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疏外。會間幸一瞥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

答滇中王巡撫

比疊奉翰。既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書來。俱有厚餽。其人見孤門巷闕寂。竟不敢投入。然亦不索報書。竊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道所以。萬萬。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頃者借重粵中。實以遠地爲歎。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

辱示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熟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不申熟也。而惟二道舉行之有效。以此見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粵。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答遼東安巡按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偽。以俟宸斷。量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探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託之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察之責。爲朝廷明功罪。慎賞罰。何嫌何畏。惟當覈實。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昭。人心自定矣。究竟此事。養善之捷。李帥之功。揭諸日月。懋賞重賚。不待言矣。長定卽全屬虛妄。朝廷亦必以功疑宥之。不加深治。諸公胡爲嘵嘵如是耶。此後密帖手書爲便。字之工拙不計也。

答兩廣劉凝齋條略海寇四事

倅來。知已榮代。入粵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雄略。固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丁寧于下執事也。仰惟鑒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聞已略備。惟海防甚疏。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倏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縛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已入穀。以閩廣兩處購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閩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爲可恨。頃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爲効死。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烏而已。

一南澳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必廣人憚於遠戍。又苦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堂奧者。必于門外。據險扼要。乃爲得策。此地實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果於防守有益。幸爲之規畫久遠。措處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強之而自從。倘無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姦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啗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爲盜。今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最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潔廉者少。又黨與衆盛。朋比爲姦。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飭。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答鄭藩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擢口語。鍛羽卑棲。使孤愛護。雖般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

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明張文忠公全集

書牘十一

答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譖言。有所疏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略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上心。消彌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譖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幸惟俯諒。天衢廣闊。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答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蟻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卽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遣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諭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卽爲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寶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侯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邊方重賴。況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略。非此公不可。但昨以子馳驛事。被累革廕。主上方留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嘗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廕。決不令久抑也。敢布腹心。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藏僧鎖南堅參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賚。煩卽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悛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遣以食物。亦卽撫賞內處給亦可。

又

疊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略重鎮得人朝廷可道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敬仰比者主上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遂觸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鎮功勞自當勒之旂常一嘗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爲公光復廕典恐執事者不達朝廷所以重令之意而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膽之要唯公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既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蓋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爲重

答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古人所羨豈易觀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既深歎挹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南司成許海嶽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屑

屑苛擾也。胃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在可已。

答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爲憂。高堰黃浦。工恐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遙堤湖堤。次第將竣。眞爲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卽屬所司。議覆舊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所開被患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卽一縣之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爲多。否則卽一二年。不爲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照舊徵輸。難以概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言。宣示德意。俾復業之人。知朝廷保民。眞如赤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答楚按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礙舊錢。此在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惟以得錢爲便。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揚仲魁卽曾光之說。似未必然。且彼旣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其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卽以爲曾光而誅之。萬一後獲眞犯。何所歸罪。惟公慎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賴劉龐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不變也。殷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慎厥始。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

飾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潤之。斯公之所以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答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歷。故採言官之議。比照陝西宣大事例。分管責成。且近來干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干進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呈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答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隧銘見委。自遭先人之變。公私德卒。苦情鬱抱。公所深憫。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禫除。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老母去冬小苦。旋仗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問兼承尊夫人厚貺。深荷雅情。唯憲不肖者。則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啓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賚上矣。俺曾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虜之徵也。請和

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旣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參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當有味于愚言。

答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勢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強則怙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順義旣失，利于西部衆散，叛青酋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彊。今雖遣豐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勢驅之，脅以夾帶馬，彼必不能遠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強，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卽閉關謝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旣敗衄，方歸命于我，必能約屬青酋，受吾羈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方強，青酋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之。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蠶起。妬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聖明英斷。俯納警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褻魄。三舉而誅林道之妄言。仆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勢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差卑辱。強則魚休。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今順義旣失利于西。青酋失勢。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鷺。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勢。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總憲吳近溪

辱華翰。知台從已履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汛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釁。不肖深以爲慮。故前擬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況此輩乎。

答邊鎮張巡撫

長昂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習。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據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虛言也。辱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算。然彼覘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答遼東安巡按

勘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爲兩可之詞。又造爲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穀皆未之從。然舊恩方寢。新恩旋降。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翰。以事未定。故久稽酬答。茲略謝區區。幸惟鑒亮。

答雲南巡撫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祇領八句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藩伯清真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曠然俱絕。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領。惟垂亮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頹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深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答甘肅侯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曾喪敗之餘。不思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忿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

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久。此酋死。套虜必當有變。公計它日有當經略者。願及今圖之。延鎮主餉缺乏。實因先年奏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寨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略。粵東海防疎懈。誠如尊諭。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

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尙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尙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實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進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船隻。沿途騷擾。每處索冰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爲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冒船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慎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內府諸衙門積弊。賴雙林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于此。卽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高明圖之。

答邊鎮賈巡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喇麻僧盡行殺戮。必忿其敗。而逞怒于西僧也。老僧舉動。乃爾。不知的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猺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猺山而蠡。狼流來無根。黠而好亂。大兵一臨。猺先走於狼。卽竄穴中。噎木杪。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猺賊也。山深菁密。逸刃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廬。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概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狼賊非猺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勦。憚于防守。征勦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兔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銛鉏旣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況蠻荒榛菁之區。猿狄黜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執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誓言。惟高明擇焉。

答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賈譽于一時。而渝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久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雅志。以副厥終。是望。

答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深中事理。卽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尙未到此。必中途賄逃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尙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答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未題請。但以己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憲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者。一人復爲道謀耳。

答應天巡撫仲遺論收遺才

宋陽山僦儻高明之士。小節疎略有之。然不如言者所云也。不穀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歿。殊爲怛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徒告遺才。昨部覆科疏。新奉欽依。恐難曲從。竊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寬取。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後

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名多中式者。故諸生之喧告。有以也。然亦私矣。唯高明裁之。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過繼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勢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彊弱。不循理法。其勢不足以統馭。雖仇讐亦將甘心頰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不服也。安樂旣爲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尊裁處之。勿復致疑。

答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概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查盤。僕得以自雪也。水災疏下。計曹議覆。俟勘至。當請于主上。特加優恤。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構釁之機

九貢告成。國威遠讐。咸公之功。閱視覈實。必有懋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昨語代者。姑緩其行。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當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間阻恰台吉。絕婚土蠻。激勸青酋。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構釁。則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卽本兵素嫻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旨下部議覆。後見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折。故不及下部。徑擬旨嚴禁。公徒見水利旨先發。謂賚疏人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回奈吳俗輕狡。動爲捏造。家居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宦京者謂不必行勸。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穀惟鎮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司馬虛席。卽用公陪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搖浮說。主上明聖。國是久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口也。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真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答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柳之質。望秋先萎。入夏以來。眼患口瘡。牙痛纏綿。本旣脆弱。加以百責攸萃。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于河。今仗公鴻猷。平成奏績。不穀因得藉手。以少效于萬一。一年內庶幾可納筦鑰謝去矣。諗伏秋已過。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勘議

上流堤工事竟未聞奏報何耶。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真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干天和。惶媿頃已三奉特旨優卹。俟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內臣沿途生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勢妄爲。亦不盡內臣之咎。頃內守備喬誠齋。自任處分。不穀遂獎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爲善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逃東埔。曾屬劉凝齋。賂寨目蘇姓者圖之。業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逃而寨目被髡。差人遇害。今蘇姓者幸復用。而讐此賊甚深。圖之必力。可再用前計擒也。所獻牙蜡。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喬憲副頃爲閩人所陷。謗議盈篋。非不穀極力保全。則削籍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謂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所任。故此二事。皆不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可使也。

答宣大巡撫

青酋今歲市馬數減。諸部效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二酋伏罪。順義與青酋之忠順。誠宜獎賞。但數年以來。東鎮每報青酋部衆。從土蠻犯遼。而環洲公堅謂無此事。不穀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昭貢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實。而環洲之言。似爲虜酋彊解者。貢市從此釁端生矣。且二酋皆青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罰處。厯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青酋自以公意。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俟回日。另行賞勞可也。犬羊之性。唯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從來。且公專闔外。有利于疆場。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紙。納還。

答張巡撫

武盧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謂其善趨承。以躡虛譽。爲驩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宰。知之甚真。已欲劣處。不穀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誠。且僞也。大疏保留。于民心順矣。奈與銓部意左。恐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併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軍屯難以招買。只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比審學政精明。風標峻整。旦夕部議公平。必當爲舉首矣。慰甚。令弟高掇。小兒得附榜末。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皇明祖制。凡

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蒿目以望。而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恩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答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穀不俟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臺諫。爲公營解。傅子乃不穀門生。諒不相違矣。平生所薦達保全天下賢者甚衆。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謾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答河道巡撫

膠萊通渠。先年王憲副剏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爲名。責之該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奈何近年議者。開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阻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牆。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牆。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卽馳語該鎮戒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閒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卽望風而遁。然非大舉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勢若常蛇。不穀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答兩廣劉凝齋

鬱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薄賚未足以酬。尙有待焉。但聞推官劉子麒。先被賊執。今報病故。豈卽歿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亡也。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募兵爲賊。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唯審圖之。昨據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尙往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卽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密屬耿楚侗。及呼帥良朋。仍循公前策。使蘇姓圖之。此賊若往東埔。公不必再遣間。恐爭功漏泄。如昔年之事。若在暹羅。則可用計。亟圖以杜後患。

答保定巡撫張潑東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蓋亦愚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軍逐之。致傷十餘人。久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事實否。附此一問。

答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船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襲道長手書。極稱羅旁盪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翻前案爲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率爾題請征勦。後親巡羅旁。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畫。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旨。及覆凝齋書。咸用其意。謹錄奉覽。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來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願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闐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堵也。雖殮茶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饜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辱華翰。謬爲許可。孰謂世無知己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強人以必從。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今人乃務抗上令。以爲名。不知慢令方命。孔子以爲惡德。堯舜之所不容。

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常推事。猶是常而非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穀已極力曉示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于不穀之學。則世俗之橫議。亦勿恤可也。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順義東歸。終始守約。款順彌堅。皆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力阻之。然計其時。從違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擾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之釁。疆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教。屬本兵議行。甘肅侯公處虜功多。須請旨特與一廕。其前廕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者部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愈茂。賜環有日矣。不穀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遣謝。彌以爲媿。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旣冥頑不悛。法當芟除。且粵中安插各撫民。將視此爲向背。除去此種。餘卽破膽矣。聞林賊近已爲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頃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埔。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爲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淮事以警之。非苛求于左右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久任。俟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名張梅。稱爲不穀家人。于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亦爲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昨小兒嗣修已拏獲付之于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

讀卽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姦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僞，卽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拏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縱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姦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往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寒舍子弟者，卽時捶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又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鯤者，與焉。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隲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昨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爲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朝覲畢，卽促之赴任。林賊旣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恐語泄復蹈前日之轍。若于東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黃以爲聲援，亦一策也。鄧令弭盜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錄。

答蘄鎮巡撫張嶠

虜酋帥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償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辨其曲直，從公處之。頃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姦。

侵欺破冒。而內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弊誠有之。奉教卽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册。煩爲轉寄呈覽。以謝其指教厚意。然嬰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博笑云爾。

答兩廣巡鹽

官運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殷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于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滯。殆輪轉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咎于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于官民俱便。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旣開此竇。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諗榮滿期迫。以執事風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旣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

